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名誉主编 徐大同

ZHONGXIZHENGZHIVENHUALUNCONG

中

政治文化论丛

(第七辑)

主 编 马德普

西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INRENMINCHUBANSHE

ZHONGXIZHENGZHIVENHUALUNCONG

中西政治文化论丛

(第七辑)

主 编 马德普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政治文化论丛. 第 7 辑 / 马德普主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201 - 06126 - 9

I . 中... II . 马... III . ①政治思想史一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②文化史一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 D0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226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 - 2,000

定 价: 30.00 元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名誉主编:徐大同

主 编:马德普

编辑部成员:

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编辑部主任)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陈建洪(南开大学哲学系)

谈火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葛四友(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

任 锋(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翁贺凯(清华大学历史系)

学术顾问(以姓氏字母为序):

安乐哲(Roger Ames, University of Hawaii, 美国)

卡 特(Ian Carter, University of Pavia, 意大利)

杨森斯(David Janssens, Tilburg University, 荷兰)

考夫曼(Clemens Kauffman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德国)

金里卡(Will Kymlicka, Queen's University, 加拿大)

兰德里(Pierre Landry, Yale University, 美国)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高 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葛 荃(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
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王乐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杨 龙(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杨 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应 奇(浙江大学哲学系)
张凤阳(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目 录

政治思想专题研究：阿伦特专辑

- 近来欧洲哲学思想中的政治关注 汉娜·阿伦特著(3)
陈高华译
-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封书信交流 ... 阿伦特 肖勒姆著(27)
陈高华译
- 《人的境况》第二版导言 玛格丽特·卡诺凡著(38)
陈高华译
- 阿伦特论哲学与政治 弗里德里克·多兰著(52)
陈高华译
- “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语言”：君特·高斯的一次访谈
..... 汉娜·阿伦特 君特·高斯著(74)
陈高华译

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

- 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评论 焦文峰(105)
- 从价值多元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
——威廉姆斯政治哲学论析 陈德中(145)
- “占有性个人主义”与民主：
C. B. 麦克弗森的政治思想 孔新峰(174)

卢梭对启蒙思想及现代性弱点的批判

与超越 刘鸿鹤 王嘉(205)

中国政治思想与中西融通

“王权支配社会”释义 林存光(217)

先祖的呼唤

——中国共和观念的源头 储建国(244),
理论探索与思维困境

——北宋士人政治派别观的学理解读 刘学斌(271)
张君劢宪政民主思想的德国渊源

——以“法治国”(Rechtsstaat)观念为中心的探讨
..... 翁贺凯(291)
试论老子与哈耶克政治哲学之异同

——兼论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关系 王志泉(307)

政治文化研究

现代化:理论背景、体系模型及其境遇反思 白鲁恂(327)

政治文化维度的宏观释义 佟德志(359)

政治人性新说 胡勇(377)

书评

正义的民主理论

——夏皮罗《民主正义》述评 佟德志(419)

限制支配与民主理论的反思

——夏皮罗《民主理论的现状》评介 佟德志(424)

Content

Special Issue: Essays by and about Hannah Arendt

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Hannah Arendt(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n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Gershom Scholem and Hannah Arendt

..... Hanna Arendt & Gershom Scholem(27)

Introduction of *The Human Condition*

(Second Edition) Margaret Canovon(38)

Arendt o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rederick Dolan(52)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Hanna Arendt & Günter Gaus(74)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Habermas on Public Reason Jiao Wenfeng(105)

From Value Pluralism to Political Realism: Bernard William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en Dezhong(145)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C. B. Macpherson Kong Xinfeng(174)

Rousseau ,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Liu Honghe and Wang Jia(205)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wn Dominate

- Society' Lin Cunguang(217)
- A Voice from Ancestor: 'Republic' in
Ancient China Chu Jianguo(244)
- Bei - Song's Intellectuals On Political
Faction Liu Xuebin(271)
- Carsun Chang'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ought and Rechtsstaat Weng Hekai(291)
- Lao - tzu and Hayek Wang Zhiqian(307)
- Political Culture Studies**
- Modernization Lucian W. Pye(327)
- Political Culture in Comparable Dimension Tong Dezhi(359)
- A New Theory of Political Man Hu Yong(377)
- Book Review**
- Democratic Justice by Ian Shapiro Tong Dezhi(419)
- The State of Democratic Theory by Ian
Shapiro Tong Dezhi(424)

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阿伦特专辑

近来欧洲哲学思想中的政治关注^①

□ 汉娜·阿伦特/著
陈高华/译

阿伦特捐赠给国会图书馆的文献中包括这些未出版的演讲的各种手稿,这一演讲稿最初在1954年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上发表。这一版本主要以最终手稿的样子为基础,同时加上了一些补充和修正。

对于哲学家来说,关注政治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学家趋向于忽视这么一点,即大多数政治哲学在哲学家们对城邦和整个人类事务领域消极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中有其根源。历史地看来,那些世纪里最为丰富的政治哲学最少地得到哲学的思考,因为自我保护和对专业兴趣的彻底维护一样,常常阻止了哲学家们对政治的关注。开始这一政治思想传统的事件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即城邦对哲学家的定罪。纠缠着柏拉图,并且一直作为最初的政治哲学而给出了许多答案的这些问题时:哲学如何保护自身并从人类事务中

① 本文原题为“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译自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Edited by Jerome Koh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New York; San Diego, London, 1994)

解放出来？什么是哲学活动的最好条件（“最好的政府形式”）？尽管答案各种各样，但他们都趋向于同意以下几点：和平是共和国最高的善，内战是所有罪恶中最糟糕的恶，永恒是判断政府形式的最好标准。换句话说，哲学家们几乎一致同意的政治领域是这样一种事务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行动，正确地说（比如说，不是法律的执行，不是规则的运用，也不是任何别的管理活动，而是开始一些其结果无法预测的新事情），要么是多余的，要么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传统政治哲学趋向于从人类动物必须跟其他人一起生活这一必然性中得出人类生活的政治方面，而不是从人类的行动能力中得出人类生活的政治方面，它趋向于以这样一个理论结束：它阐明最能适合复多性（plurality）这一不合时宜的人类境况所需要的条件，以及至少能让哲学家不受到它干扰地生活的条件。在现时代，我们几乎听不到这样古老的探求了。尼采直截了当地说，在他之前的大多数哲学家小心地隐藏在群众中，也就是说，“政治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平庸的心智对它感到满足，同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时时意识到它”^①，人们趋向于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探求消失了。

换句话说，我们的政治学家由于特殊的兴趣，总是趋向于忽视帕斯卡尔评论中真理的重要实质，他在评论中说，“我们只在华丽的学袍中思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是诚实的人，像其他人一样跟他们的朋友开玩笑，当他们想要自己消遣时，他们才写《法律篇》和《政治学》这样的论著，以此来娱乐自己。他们生命中的这一部分是最不哲学也最不认真的。……如果他们就政治而写作，那么就像是在为一个精神病院制定规则；如果他们

① Vol. 5, the kröner pocketbook edition, “Blicke in die Gegenwart und Zukunft der Völker,” No. 17. Cf. also *Morgenrote*, No. 179.

表现得像是在谈论重大问题的样子，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对之言说的疯人们自以为是国王和君主。他们讨论那些原则，是为了使他们疯狂的危害尽可能地小”。^① 在他们著作的许多段落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警告他们的学生不要过分认真地对待人类事务，这一点就可以证实这一陈述，而且这甚至对他们之后的那些人也有效。

当代的政治思想，尽管它在表达的清晰有力上不能与过去相比，但是它认识到人类事务形成了真正的哲学问题，政治是产生真正的哲学问题的领域，而不仅仅是由一个源于完全不同的经验的规则统治的生活领域，它在这一方面与传统背景区别开来。实际上，还没有人真正地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明智的人”，他们从政治事件中所认识到的一切是“世界的愚陋不堪”。这一转变了的态度给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带来了希望。^② 这会使政治受到更多的欢迎，因为在过去，哲学——虽然就像她是所有其他科学之母一样，她也是政治科学之母（尽管有帕斯卡尔的评论）——在对待她的许多孩子中的这个孩子时，经常显得不怎么乐意，就好像他是一个继子一样。

像所有的政治哲学一样，当前对欧洲政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令人烦扰的政治经验，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极权主义政体，以及原子武器战争的恐怖前景。一方面，这些事件给哲学提供了很好的准备，而且哲学家们也比以前更愿意承认政治事件的重要性。现代的历史概念，尤其是它那黑格尔的样式，给了人类事务领域一种在之前的哲学中从未享有的尊严。黑格尔

① *Pensees*, No. 331, translated by W. F. Trotter, Harvard Classics, 1910.

② 这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新书标题*A New Science of Politics*，这本著作的目的是“恢复”柏拉图意义上的政治科学。

对于战后第一代(接下来是五十多年的完全衰退)的巨大魅力，应归功于他的历史哲学，它使得哲学家发现了政治领域中的意义，而且还把这种意义理解为一种绝对的真理，它超越了所有意志的目的并在政治行动者后面起作用。在这一代人看来，黑格尔似乎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政治哲学的决定性问题：如何哲学地处理其根源完全出自于人类存在的领域，而且，只要真理被认为是被给予人的感觉或理性而不是人为的，真理在其中就不能被揭示。古代和基督教的解决之道是把这整个领域看作本质上工具性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别的目的。从整个现代来说，这种解决是不能让人感到满意的，因为现代哲学的中心原则——我们只能认识我们自己形成的一切——与过去哲学的整体相冲突。在黑格尔看来，个体的行动像以前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在整体中的发展展现了一个超越人类事务领域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想，因为它为认真地对待历史——政治的事件开辟了一条道路，同时也没有抛弃传统的真理观。

从这一个观点来看，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政治哲学的任务时倾向于谈论历史，这可以被视为一连串回避问题的努力中的最后一次努力——帕斯卡尔在提到这些努力时非常辛辣又十分赞许，并且带有非常真诚的赞许。尽管这可以说明黑格尔对一战后的德国和二战后的法国的影响，但它只是揭露了复杂得多的形势的部分。根据一种在欧洲广泛传布的情绪，20世纪的政治事件使得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危机显示出来并得以公开化，这种危机在其成为政治现实很久以前，就已经为一些非学院的哲学家们意识到了。政治运动的虚无主义方面，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依赖这样的一个前提：一切皆有可能，从而为“一切皆被允许”这一早

期的虚无主义主张建立了一个伪存在论的基础),实际上对于哲学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能够很容易地在自己的那些困境中发现这种虚无主义。吸引现代的哲学到政治领域去的是,它的理论困境已经呈现为现代世界中的一种可触摸的现实。这种奇异的巧合导致了超越黑格尔的前定和谐的关键性一步,在这一前定和谐中,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在历史中得到调和,而且并没有因此稍微触动哲学家们是真理的唯一揭示者这一珍贵特权。思想和事件的这一亲密关系非常有力地把哲学家从他的象牙塔中推了出来,在那里,思想在事件发生之前而不是之后就已经掌握了它的意义,在那里,事件似乎是为了证实和说明思想——至少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即他愿意去承认这种关系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到底是事件引发了哲学家的思考,还是哲学思想应该对某些行动负责,这个问题(就像到底是尼采懦弱地顺从了当时的虚无主义倾向,还是他应该为纳粹主义的兴起负责)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和基本上无效的。相反,思想和事件的关系表明思想自身是历史性的,哲学家(比如,黑格尔那向后看的思想家)及其所认为的某个东西(比如,黑格尔的绝对样式),都没有处于历史之外或者揭示了超越历史的某物。

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这一术语在战后的德国哲学中开始起作用。之后被引进到法国的存在主义,在那里有一种更为强烈的黑格尔味。这一哲学的真正代表依然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中,他已经用存在论的术语(与人类学的阐明相区别)明确地阐明了“历史性”,最近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理解,根据这一理解,“历史性”意味着被遣送的道路(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和技能[Geschicklichkeit])在作为被遣送的道路和人们乐于

承担的“遣送”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会与它在其中得以展现的存在历史相一致。与黑格尔相对的一点是,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中并没有超越的精神和绝对得到展现;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把所有绝对的傲慢抛在了身后”(“*Wir haben die Anmassung alles Unbedingten hinter uns gelassen*”)^① 在我们的上下文中,它意味着哲学家已经抛弃了这一主张,即他是“明智的”而且他知道关于人类城邦的易变事务的永恒标准,因为这样的“智慧”只能通过一个人类事务之外的位置才能被证成,而且只有依靠哲学家对绝对的接近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中,它意味着哲学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失去了所谓的传统价值体系之后,要寻求的既不是旧价值的重建,也不是新价值的发明。

哲学家自己对“明智的人”这一位置的放弃,政治地看来,也许是对于政治新的哲学关注最重要的和最富有成效的结果。对明智这一主张的拒斥,开辟了根据整个政治领域自身的基本人类经验来重审整个政治领域的道路,从而也含蓄地抛弃了根植于完全不同种类的经验之中的传统概念和判断。这样一种发展自然不是毫无争议地进行的。因此,我们在海德格尔根据常人[*Das Man*] (作为与“自我”对立的“他们”或者公共意见的统治)——据此,公共领域有隐藏实在甚至阻止真理出现的作用——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家对于城邦

^① “*Das Ding*,” in *Gestalt und Gedanke*, Jahrbuch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Schönen Künste, 1851, p. 146.